

关于语境问题的哲学解读

韩彩英

(山西大学外语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语境是当今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仅仅是将语境问题与各门具体学科甚至各门具体学科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相联系,分别地、分割地放置于各门具体学科的理论视野中来认识的,对它的理解与各门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交织在了一起,还缺乏整合性研究和整体性的认识。语境原则是哲学界对语境这一理论范畴的方法论实质的理论概括;它应当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的方法论原则。

关键词:语境;理论问题;理论对象;哲学思想;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5680(2004)03 - 0065 - 05

“语境”,是当今整个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在当今语言哲学、科学技术哲学、数理逻辑、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文艺理论等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语词,为大家所熟悉的一个语词。然而,也仅仅是因为广泛使用而熟悉。语境作为一个理论术语,它指涉的是什么呢?这一术语的广泛使用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对于前一个问题,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给出一个甚至几个答案。然而,这些答案往往都是站在各自学科的立场甚至从各自学科的具体问题出发的,因而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正面的或间接的回答都没有什么思想理论意义,因为它们本身并不是一个指涉语境的一般性答案,更不可能蕴含关于“语境”思想理论价值的一般性说明。对于第二个问题迄今还鲜有述及。那么,对于“语境”这样一个被广泛使用的理论术语来说,它仅仅是一个普通概念意义上的理论术语呢,还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理论范畴?假如它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理论范畴,那么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范畴呢?这是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应有之义,本文将围绕这两个问题予以尝试性的讨论。

一 语境作为一个语言学术语的使用与塑造

一般来说,一个理论术语或一个理论范畴的塑造过程就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或一个理论的形成过程。“语境”一词作为一个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中广泛使用的术语,与大多数其他理论范畴一样,它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来自民间

的大众语词——尽管其形式可能来自民间,或者说它并不是由民间约定俗成的语词,而是由诸多学者在理论研究理论探讨中约定俗成的。也就是说,“语境”之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其范畴性质——作为一个理论范畴的理论价值——和范畴意义——作为一个理论范畴的语词意义——是由理论界塑造出来的。这样一种塑造过程,是对语境问题的揭示过程,同时也是语境思想的形成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语境理论的建构过程;从而在使用——英语的“context”或汉语的“语境”——这样一个语词的过程中这一语词就表征了某种问题、某种观念某种思想或者某种理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语境”这一语词形成演化过程的考察来达到对作为一个理论范畴的“语境”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从而为我们进一步讨论语境问题、语境思想和建构语境理论提供一个基本的思想观念框架。

对于语境范畴的理论塑造主要归功于语言学和哲学这两大研究领域。语境作为一个理论术语的初始塑造,最初来自于语言学领域;而在语言学领域,“语境”一词作为一个理论术语则是肇始于语音学。

英语中的 context 是由前缀 con- 和词根 text 组合而成的。词根 text 的本意是“原文、本文”,前缀 con- 的意思是“一起的、共同的”,由此 context 也就有了民间的“上下文”的语义原型。

起初,context 一词作为语言学术语,是语音学家对语言

【收稿日期】 2003 - 05 - 07

【作者简介】 韩彩英(1964 -),女,山西太谷人,山西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哲学以及语言学基础理论、外语教育基础理论、翻译学基础理论。

中音变现象进行语音分析时使用的术语。语音学家以语言单项的音变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以语言单项本身和前后的语音、词或短语——“上下文”——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阐明 context 对语音单项影响的规律。对于研究语音的语音学家来说,context 只具有语音学的意义和语法形态学的意义。在他们心目中,context 就是一种语音环境——影响制约特定语音单项的语音形式的环境。

在这一时期,人们对 context 的认识之所以局限于“语音环境”的意义,这与当时语音学的发达和语言学家们热衷于语音研究有着直接关系。一方面,尚未完全独立的语言学学科存在着研究领域上的局限,相对于独立之后的语言学来说,此时的语言学仅仅是语音学而已,在研究领域上的局限性客观地限制了语言学家——准确地说是语音学家——对 context 与语言的语音之外的其他方面之间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尚未完全独立的语言学学科存在理论上的局限,相对独立的语言学理论仅仅是语音学理论而已,在理论认识上的这种局限从主观上也限制了语言学家对“语境”的认识。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语言学家对“语境”的认识和对“语境”的理论建构。

context 在语音学的襁褓中孕育了近一个半世纪。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突破。原籍波兰的英国人类语言学家马里诺夫斯基以语词意义为研究的出发点,以语词本身和语词前后的语词、语句以及交际情景、语言所属文化为研究对象,认为上下文(context)、情景的上下文(context of situation)、文化的上下文(context of culture)是理解特定语词意义不可缺少的条件。马里诺夫斯基首次将“上下文”拓展到了语句层次,并且将“情景的上下文”和“文化的上下文”赋予了 context,从而使 context 具有了现当代语言学的“语境”意义上的主要范畴特征。对于马里诺夫斯基来说,context 具有语义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意义,无论是上下文还是作为语言交际情景的民族文化和作为背景的民族文化,在语词意义的确认上是等价的。

英国伦敦语言学派语言学家弗斯继承并且发展了马里诺夫斯基的语境思想,提出了关于意义的语境理论(contextual theory of meaning),并发展成为了后来的语境论(contextualism)。弗斯以言语交际的语言事实和效果为研究的出发点,以语句乃至语段为研究的切入点,在“情景的上下文”中引入了同样具有交际功能的非语言交际符号。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弗斯与马里诺夫斯基的语境思想是显著不同的。其一,弗斯与马里诺夫斯基同样关注语言的意义,但是所关注的目的是不同的,马里诺夫斯基是为关注(确认)意义而关注意义,而弗斯则是为关注交际效果而关注意义;其二,对于“情景”来说,马里诺夫斯基是当作一种文化事实来看待的,而弗斯则是当作社会事实来看待的,或者说,马里诺夫斯基的“情景上下文”是文化性质的,而弗斯的“情景上下文”则是社会性质的;其三,如果我们把二人的语境思想看作是一种对语言学的符号学突破,那么,马里诺夫斯基的语境观是将语言的意义与“情景”的文化价值相关联,而弗斯则是将语言的意义与“情景”的交际功能相关联。因

此,应当说弗斯对马里诺夫斯基语境思想的继承只是一种部分地或改造地继承的。对于语境,弗斯在内涵上以社会性置换了马里诺夫斯基的文化性,因而使得马氏的语境思想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一种思想遗产而未能被继承下来。

韩礼德与伦敦语言学派一脉相承,他继承了马里诺夫斯基和弗斯重视语境问题研究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了伦敦语言学派的语言功能理论,创造了系统功能语言学。韩礼德在语境思想上更多地继承了弗斯的语境思想,这就是语境的社会性和功能性,同时又放弃了弗斯对语言意义的关注,转而关注语言的形式。他以社会环境下的语言形式为研究的出发点,以语词乃至语篇的“语域”为研究的切入点,在研究中重视相同“语域”条件下语言系统共性的语言形式,和不同“语域”条件下语言形式的功能差异,因而更重视语言形式的标记性。韩礼德是从语言的形式层面来研究语言和关注语境问题的。

作为一种语境思想,韩礼德的“语域”与马里诺夫斯基和弗斯的语境思想存在明显分歧。从二者与语言关系的角度来看,韩礼德的“语域”只是反映了社会环境对语言形式的影响与制约一个方面,而他的两位前辈的语境思想则是反映了语言对它所依赖的环境的适应和环境对它的制约两个方面;从对语言的认识的角度来看,马里诺夫斯基和弗斯对语言的认识具有灵活性和可变性,而韩礼德对语言的认识则具有规约性和不变性。韩礼德语境思想的这种特征在社会语言学家那里更加明显。

社会语言学家是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和语境问题的。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认为,语域是受共同行为规则制约的社会情景,包括地点、时间、身份和主题。美国另一位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则把语言的社会背景限定在“话语的形式和内容”、“背景”、“参与者”、“目的”、“音调”、“交际工具”、“风格和相互交际的规范”等七个语言的和社会的因素方面。韩礼德和社会语言学家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研究不同“语域”条件下语言结构形式的差异,和不同“语域”条件下语言的使用与功能的共性的社会语言形式。

西方语言学界还从语言心理的角度对语言和语境问题进行了语言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一般而言,认知语言学是在语言的语义层面和语言的应用角度来研究语言和语境问题的,理论焦点是交际参与者对对方语境的假设认知和认同,包括说话人对听话人认知语境的假设性推理和听话人对说话人语言心理的推理与认知两个方面,以及一些假设性的交际规则。而这些规则明显地是社会学性质的。

总体而言,现当代语言学界对语境问题的认识与对于语言的多角度、多层次、多层面的研究相联系,正逐步趋向多角度化、多层次化、多层面的。不过,语言学界无论是对于语言本身还是对于语境都缺乏整合性研究和整体性的认识,因而在语境的一般性内容或内涵上并没有一个一般性的陈述;而对于语境的理论性质或者说理论价值就无从谈起了,因为整个语言学界还缺乏研究与认识语境的理论性质或理论价值的理论意识。同时,由于整个语言学界拘泥于对语言的社会性

及其形式的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从而限制了对语言自身和语境问题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而就语境的理论内容或理论内涵来说,在语言学领域之外其他的哲学人文社会领域还鲜有研究与论述——无论是学科意义上的理论范畴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范畴。

值得关注的是哲学界对语境的理论性质或者说理论价值的认识。在二十世纪末,哲学界已经开始注意语境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理论性质、理论价值,并且呼吁重构语境概念,重新认识语境(郭贵春 1997)。哲学界对于语境在方法论上的理论性质和理论价值的认识也许是开启整个理论界对于语境的理论性质和理论价值的全面研究与认识的一把钥匙。

二 语境作为一个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问题

事实上语境是一个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理论问题。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的研究对象相关联,并且与各门具体学科的理论问题交织在了一起。仅就语境被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术语这一理论现象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就目前而言,语境作为一个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理论问题,其广泛性和复杂性是从各个具体学科中体现出来的。语境作为一个广泛性的理论问题具体体现为它在学科对象领域和理论(认知)领域上的多领域性;语境作为一个复杂性的理论问题则体现了它在对象结构和理论(认知)结构上的多角度性、多层次性和多层面性。

从语境作为一个广泛性的理论问题来看,其广泛性就在于它是一个存在于多个甚至全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对于各个具体学科来说,语境就是一个相对于各个具体学科具体研究对象的理论问题,和一个在各个相应学科理论(认知)框架下的理论问题。因而语境也就成为了一个具有不同学科研究对象性质和理论(认知)性质的理论问题。例如,对于绘画学科来说,语境就是一个相对于绘画“语言”和绘画理论(绘画认知)的“语境”。

从语境作为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来看,其复杂性首先就在于它是各个具体学科的对象结构和理论(认知)结构的各个具体角度下的各个具体分支学科性质的理论问题。对于各个具体学科的对象结构和理论(认知)结构的各个具体角度下的各个具体分支学科来说,语境就是一个相对于各个具体学科对象结构的各个具体角度下的各个具体分支学科研究对象的理论问题,和一个在各个相应学科理论(认知)结构下的各个相应分支学科理论(认知)框架下的理论问题。因而语境也就成为了一个具有不同学科对象结构的不同角度下的分支学科研究对象性质和理论(认知)性质的理论问题。例如,对于社会语言学来说,语境就是一个相对于社会性语言和社会性语言理论(社会性语言认知)的“语境”。

其次,从语境作为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来看,其复杂性还在于它是各个具体学科的对象结构和理论(认知)结构的各个具体结构层次下的各个具体分支学科性质的理论问题。对于各个具体学科的对象结构和理论(认知)结构的各个具

体结构层次下的各个具体分支学科来说,语境就是一个相对于各个具体学科对象结构的各个具体结构层次下的各个具体分支学科研究对象的理论问题,和一个在各个相应学科理论(认知)结构下的各个相应分支学科理论(认知)框架下的理论问题。因而语境也就成为了一个具有不同学科对象结构的不同结构层次下的分支学科研究对象性质和理论(认知)性质的理论问题。例如,对于语篇语言学来说,语境就是一个相对于语篇层次语言和语篇语言理论(语篇语言认知)的“语境”。

第三,从语境作为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来看,其复杂性还在于它是各个具体学科的对象结构和理论(认知)结构的各个具体结构层面下的各个具体分支学科性质的理论问题。对于各个具体学科的对象结构和理论(认知)结构的各个具体结构层面下的各个具体分支学科来说,语境就是一个相对于各个具体学科对象结构的各个具体结构层面下的各个具体分支学科研究对象的理论问题,和一个在各个相应学科理论(认知)结构下的各个相应分支学科理论(认知)框架下的理论问题。因而语境也就成为了一个具有不同学科对象结构的不同结构层面下的分支学科研究对象性质和理论(认知)性质的理论问题。例如,语言学家在语言对象的结构层面上将语言划分为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四个层面,相应地语言学在理论结构的结构层面上划分出了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四个分支学科;而分别对应于语言学这四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和理论性质,语境分别就是语音语境、语法语境、语义语境和语用语境。

此外,由于在学科和相应研究领域上的不断分化重组以及学科的综合化倾向,使得语境自身在对象领域和理论领域上的多领域性,以及在对象结构和理论(认知)结构上的多角度性、多层次性、多层面性更加复杂化了。因而也就使得语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更为复杂了。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将语境分别地、分割地放置于不同的各门具体学科的理论视野中来认识的;我们是将它与各门具体学科甚至各门具体学科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相联系、在其具体学科的理论框架下来理解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语境问题都是一些具体学科研究对象性质和具体学科理论性质的语境问题,而不是普遍性的对象性质和普遍性的理论意义上的语境问题;我们对“语境”的认识也都仅仅是一些基于具体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理论的特殊性的特殊的认识,而不是一种普遍性质的认识。这也就是目前语境问题在理论上的现状:或者我们只是与自己的具体研究领域的具体研究对象相联系,而在某种潜在的理论观念或理论意识的支配下来使用语境这一术语;或者只是与自己的具体学科的具体理论相联系,在特定的具体学科的理论视野内来做出解释的——但这也仅仅是极个别学科这样做了。因此,就目前而言,语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一个普遍性的理论架构,语境作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在理论上还仅是作为各个具体学科的理论问题而存在于各个具体学科的理论之中——甚至是隐性的;语境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或理论范畴在思想内容或理论内容

上还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架构,语境范畴在理论性质上也仅仅具有概念形式上的一般性,或者说,它们作为理论范畴仅仅具有形式上的同一性而并不具有内容上的同一性。

然而,语境问题的广泛性,即在对象领域和理论(认知)领域上的多领域性,并不仅仅是标示了语境问题的在对象领域和理论(认知)领域上的特殊性,而恰恰是说明了语境问题的普遍性;正是由于语境问题自身在问题性质上具有普遍性而广泛地反映在了具体对象领域和具体理论(认知)领域的特殊性之中。语境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也并不仅仅就是标示了语境范畴在对象领域、理论领域方面,和在对象结构、理论(认知)结构诸方面的形式上的同一性,而是同时也揭示了语境范畴在对象领域、理论领域,和对象结构诸方面的思想观念本质和理论本质上的内容的同一性;正是由于语境范畴本身在思想观念性质和理论性质上具有一般性而广泛地反映在了具体对象领域、具体理论领域,和具体对象结构、具体理论(认知)结构的具体的多角度性、多层次性、多层面性之具体性中。

并且,由于语境在对象结构和理论(认知)结构上的多角度性、多层次性、多层面性,因而,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也就更主要地是一种标示某种观念、某种思想或某种方法的理论问题;它作为一个理论范畴也就更主要地是一种标示某种本体论观念、某种认识论思想和某种方法论原则的深刻的理论范畴。语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理论领域上的普遍性和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在思想上的一般性、深刻性是以往任何一个理论问题或理论范畴都难以望其项背的。这才是语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作为一个理论范畴之根本所在。如此认识将随着对语境问题的逐步揭示、语境思想的逐步展开和对于语境理论的逐步建构而逐渐清晰起来。

三 语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的哲学思想实质

正如前所述,在当今的整个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语境并不仅仅是某个具体学科或具体研究领域的理论问题和理论范畴。这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理论问题或理论范畴呢?或者说,“语境”一词在思想和理论上所表征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问题或思想范畴呢?是一种本体论性质的理论问题或理论范畴呢?还是一个认识论性质的理论问题或理论范畴?还是一个方法论性质的理论问题或理论范畴?还是一个综合性质的理论问题或理论范畴?恐怕一时间还难以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语境作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和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范畴,具体地体现在了语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之中:对象上的多领域性和对象结构上的多角度性、多层次性、多层面性之理论问题中的普遍性;理论上的多领域性和理论(认知)结构上的多角度性、多层次性、多层面性之理论范畴中的一般性。语境问题和语境范畴具体体现中的多领域性集中地反映了语境问题的普遍性或语境范畴的一般性,而多角度、多层次、多层面之结构性则集中地反映了语境问题的复杂性和语境范畴的深刻性。显而易见的是,由于

具体学科在对象域——对象领域上和对象结构上——和理论域(意义域)——理论(认知)领域上和理论(认知)结构上——的局限,语境作为一个具体学科的具体理论问题的对象域和作为一个具体学科的具体理论范畴的理论域(意义域),相对于语境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问题的对象域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范畴的理论域(意义域),无论是在对象域之对象范围上还是在理论域(意义域)之理论价值上都是无法比拟的。语境作为一个哲学性质的理论问题或理论范畴,而最具理论问题的普遍性和理论范畴的一般性。因此,理应把它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和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哲学范畴来加以研究。

当然,把语境当作一个哲学性质的理论问题和理论范畴来研究、认识,并不排斥把它作为一个具体问题具体概念的研究与认识。因为语境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最一般的哲学问题,它毕竟是作为一个具体问题而存在,具体地作为各个具体学科的一般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具体地作为各个具体学科的各个分支学科的具体问题而广泛地存在于各个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领域或理论领域之中;从而它既是最一般的哲学范畴,也是各个学科的一般范畴和各个学科的各个分支学科的理论范畴。

但是,无论将语境作为一个一般的问题还是作为一个具体的问题来研究来认识,都应当遵循整体性的原则,即,把语境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认识,把语境与相关研究对象——无论是一般性对象还是学科研究对象以至于具体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认识。这正是语境作为一种思想的精神实质,即整体主义的思想实质。

这种整体主义的语境思想在整个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理论中都有所体现,这就是将具体研究对象放置在语境中来解释它的意义,或者说在语境中来解释具体对象的意义。但是,各门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都缺乏对语境思想的一般性归纳,语境思想的这种整体主义的思想实质是哲学界做出的一种理论概括。

这种整体主义的思想在哲学界最初称为语境原则或整体性原则,是一个与现代逻辑共同发展起来的一个方法论思想。随着分析哲学在英美的兴起与发展 and 语言哲学在欧洲大陆的兴起与发展,它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想又被人们称之为整体主义。从19世纪末这一思想的产生一直到今天,哲学领域中的语境问题就是与这一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哲学界的语境问题基本上是以一种方法论原则或方法论思想的面目出现的。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也广泛地表现出了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方法论倾向。

在现代整个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整体主义的语境原则首先是一种方法论策略,它与整个现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理论态度是紧密联系着的。现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界在思想理论建构上普遍地采取了一种规避的态度,即,(1)在本体论上拒斥形而上学,拒绝对世界对象(或学科领域的世界对象)的一般性说明,从而将研究对象指向了语言(哲学领域)或泛语言的符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所有学科的理论建构都与语言或符号牵扯在了一起,或者说都与对象的

符号性牵扯在了一起;(2)在认识论上采取了去本体论化,从而不去关心世界对象(或学科领域的世界对象)是实在之存在还是精神之存在,也不去做关于世界对象(或学科领域的世界对象)的观念或理论的建构,而是着重于对语言或符号的意义解释,或者对语言使用或符号使用的解释。这样就在方法上用语言或符号的结构分析、语言或符号的意义分析、语言或符号的运用分析的方法,从而规避了对世界对象(或学科领域的世界对象)本体论的和关于世界对象(或学科领域的世界对象)理论的认识论的解释。从而使得现代的理论范式或理论模式普遍地具有了语言分析或符号分析的理论倾向。

但是,既然理论对象指向了语言(或符号),就不可避免地要在理论上面对自己的理论对象,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它作出必要的理论解释;也就不可避免地在理论上面对自己的理论行为,从而不可避免地对理论行为作出必要的理论解释。拒斥形而上学和去本体论化的方法论策略作为一种方法上的规避,终究是不能规避的,毕竟还是把自己牵扯到了关于语言(或符号)本身的本体论问题和关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论问题上去了。

因此,仅仅将语境作为一个托词,作为规避对自己的思想理论做出进一步解释、说明的借口是不可取的,在思想建构或理论建构上也是不完整的。因而,必须对思想对象理论对象之语言或符号,以及用于解释语言或符号之存在的语境做出思想上、理论上的解释,从而尽可能地实现自身思想或理论的完整性。

事实上,语境无论是作为一个理论术语,还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都是人类的思想模式、理论模式蜕变的结果;语境作为一种思想并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范畴的方法论原则,而是一个关于思想的——本体论的、认识论的以及方法论的——方法论原则;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当然也是不可避免地在思想理论上涉及到了关于语言、语境、世界本身的本体论问题,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境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论问题。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揭示的东西。

【参 考 文 献】

[1] Duranti, A. & Goodwin, C. Rethinking Context [M]. Lon-

don: CUP, 1992.

[2] Fishman J. A. (ed). Reading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M]. The Hague: Mouton, 1968.

[3]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M].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4] Hymes, D. H. (ed).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5] Levinson, S.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UP, 1983.

[6] Malinowski, B.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M]. New York: Dutton, 1922(1961).

[7] Malinowski, B. "The Problems of Meanings in Primitive Language" [A]. In The Meaning of Meaning [C]. Ogden, C. K. Richards, 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1923.

[8] 冯志伟. 现代语言学流派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9] 郭贵春. 论语境 [J]. 哲学研究, 1997(4).

[10] 韩彩英. 语境的制约功能及其表现形式 [J]. 语言文字应用, 2000(4).

[11] 韩彩英. 语境本质论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近期刊出.

[12] 陈波. 奎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13]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14] 施太格缪勒著, 王炳文, 王路, 燕宏远等译. 当代哲学主流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5] 维特根斯坦著, 贺绍甲译. 逻辑哲学论 [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1999.

[16] 维特根斯坦著, 李步楼译. 哲学研究 [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2000.

[17] 王路. 走进分析哲学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8] 徐友渔, 周国平, 陈嘉映, 尚杰. 语言与哲学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责任编辑 许玉俊)